

群众出版社

美·多萝西·吉尔曼 著

美国女谍与

香港金佛

63
36

美国女谍与香港金佛

〔美〕多萝西·吉尔曼 著

刘英芳 赵翼浚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京)新登字093号

美国女谍与香港金佛

[美]多萝西·吉尔曼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625印张 96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0706-1/1·214 定价: 2.50元

印数: 00001—12000册

内 容 简 介

本书选自1989年《读者文摘集粹》。

美方派遣特务德特威勒在香港工作十分不利，引起了中央情报局的怀疑与不安。埃米莉·波利法克斯太太奉命前往调查。

在香港波太太巧遇两个旧相识。一个伪装成巨富的昔日窃贼，他实际上已改过自新为国际刑警服务；另一位是胆小的特异功能者，受朋友之托前来搜寻失踪者——香港检察长。

三个人各负使命，却又不谋而合。他们团结合作，历经险阻，终于破获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大阴谋。

序言

外面下着雨——春天的一场暴雨不断地敲打着窗户——波利法克斯太太希望弗蒙特(美国地名)的荒野上没有下雨，因为赛勒斯去那一带进行为期10天的远征，对野鸟的习性进行观察，他带着双筒望远镜将一连数小时地蜷缩在灌木丛中或者是隐藏在树上。她留在新泽西州，没有与他同行——她如今认为这是很明智的——为的是应付那些涌到他们刚刚买下的这所旧房子里来的木匠，他们将为她的天竺葵修一座温室，为赛勒斯建一个阳台，专门用于对鸟的习性进行观察，再安装一个凸出墙外的吊窗，位置在稍稍偏离中心的地方，这个决定使承包人卢帕拉克先生极为不快，此人一向热衷于搞对称。

波利法克斯太太站在窗前，凝视着五月苍绿的景色，心中第一次暗自发问：在经过多年的城郊生活之后，她是否会

真正喜欢这个农村。是的，她会喜爱这大片的草坪、远处弯弯曲曲的道路和在一棵低垂的柳树上可以望见的教堂的塔尖。但是，当木匠们离去之时，她又觉得这里空空荡荡，仿佛无人居住一般。她知道在外面的草地上和洞穴里充斥着野生动物——老鼠、癞蛤蟆，甚至还传说有豪猪。但是她认为，这里唯独缺少人。波利法克斯太太喜欢模样、身材、类型和气质各异的形形色色的人。

突然之间，那平静的景色中有了动静，一辆小轿车沿着二号公路开下来、停住，转了个弯，朝她飞驶而来，车子疾驶过水坑，水花四溅，最后在她的前门附近停了下来。

“这是谁……”波利法克斯太太喃喃自语道。

从车中走下一位样子很快乐的青年，他身穿一套花哨的方格呢西装，携带着一个公文包。此人是她很熟悉、很亲近的一个人，他使她立即回想起了自己的过去，不仅包括种植获奖的天竺葵，还包括为中央情报局承担的某些既令人激动又富有戏剧色彩的任务。

他还没走到门口，她就开了门。“主教！”她叫道，“真想不到是你！哪阵风把你给……”

“费了好大劲儿才找到你。”他一边说着一边拥抱了她一下。

“要是你先给我打个电话的话，我会详细地告诉你上我这儿来该怎么走。”她笑道，“我去弄点儿咖啡。啊，见到你真高兴。进来吧，参观一下我们的房子。”

“很好。”他说：“赛勒斯在哪儿？”

“他三天前就离开家了，现在在弗蒙特。”

“嗯嗯。”主教说。

波利法克斯太太飞快地看了他一眼。他此次登门不会是一次社交性的拜访，她心中暗想，由于预感到什么而有些激动。“你的这种反应可太奇怪了。”她对他说。

他没有理会她的话。“把咖啡热上，带我转转吧。我的时间不多。”他边说边把公文包放在带有粉红二色花的沙发上。

波利法克斯太太带他走到人字形的寝室，穿过厨房进入餐厅，在餐厅那边有用石板铺成的平台，然后来到温室，这里还没安玻璃。她带他走到地下室，把他介绍给卢帕拉克先生，卢帕拉克看到主教的那身衣服，对他产生了一种近似敬畏之情。

最后，他们又回到了餐厅，波利法克斯太太为他们两人倒好了咖啡，拿出一盘蛋白杏仁小甜饼，在擦得干干净净的桌子对面坐了下来。

“卡斯泰尔斯这一向情况如何？”她边问边小口地吃着点心。

“很好。”主教谈到他的上司时说，“只是他很少活动，他的生活充满了紧张与压力。我把他看作是一种病态。他反对跑步、散步或是走路，事实上，他无视一切众所周知的健身之道。赛勒斯好吗？”

“他观察鸟的习性去了。”

他点了点头。“而你依然是里德一波利法克斯太太？”

“无视一切众所周知的清规戒律，是的。”她回答说。

“赛勒斯非要我保留波利法克斯这个姓，我则非要加上他的姓。把两个姓放在一起，就什么都解决了。”

主教喝着咖啡，他们陷入了沉默。“好了。”她终于笑着

说，“想要我相信你是碰巧到这个地方来的，那是不可能的。”

“不，我并不是碰巧到这儿来的。”主教爽快地承认道，“需要一架飞机、一辆出租车、一辆接送旅客的交通车和租赁的车子才能找到你。只有一件事例外，我曾以为赛勒斯会在家。”

“他不在。”她指出。

“不，可我们想这一次他愿意和你一起去——既然你们已经结了婚——但实在没办法。事情是这样的，”他说，“我们迫切地需要你，而且刻不容缓。”

“什么事儿？”她问道。“你说的‘刻不容缓’是什么意思？”

他放下了咖啡杯子。“要是你能帮助我们的话，”他低声说道。“那就意味着现在，来不及去接赛勒斯，也来不及干任何别的事情了。你必须在一小时之内、中午十二点之前离开这里。”

波利法克斯太太看了一下表，恰好11时05分。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她心中暗想。要安装凸窗，还有赛勒斯……“为什么叫我去？”她问道：“上哪儿去？”

“香港。”主教说。

香港。太阳照耀着香港，她回忆着，那儿阳光灿烂。

“你还记得盛弟（译音——译者著）吗？”主教问道。

她的确记得盛弟。大约是一年前，在一次执行中央情报局卡斯泰尔斯指派给她的任务中，她在一个叫作吐鲁番的中国城市同他邂逅相遇。当听说他在中国是个黑人——没有户口，也没有家和身份证时——她说服了她的同伙将他同他们

奉命来援救的一名被囚禁的防御事务专家一起偷偷弄出了中国。

她点点头。“当然。他是一个非常聪明机灵的青年，作为一个被遗弃的人，他的才华都白白地浪费掉了。”

“你知道他如今在香港吗？”

“你不是告诉我了嘛。听起来。”她尖刻地接着说，“好象你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他仅仅是被抛在那里似的。”

主教冷淡地说：“他并不是象你所说的那样被抛在那里的。他是被安置在那儿的。和我们的特务在一起。咱们长话短说吧，亲爱的波利法克斯太太，我们对那个特务越来越不放心，而你的朋友盛弟是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的唯一的一个人。”

“他知道什么呢？”她怀疑地问道。

“盛弟为那个特务工作。此人名叫德特威勒，是个欧亚混血儿。他以经营冯记进口有限公司的买卖作掩护，这是个经营宝石与工艺美术品的小公司。老冯掌管公司，德特威勒负责进口事务，盛弟是两名雇员中的一个。”

“你对德特威勒不放心？”

“我们对他已经到了极不放心的程度。”主教说：“他上次给我们部门寄来的情报显然是假的。于是我们翻阅了他过去交来的那些情报，发现大约从两个月前开始，他给我们送来的情报都是经过窜改的。总之，事情不大对头。我们怀疑他在欺骗我们；当然他不再有用了。但我们极想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如今在为什么人干，出了什么事。此外，”他接着说，“有人使你的朋友盛弟对上帝——或者也许是恶魔感到恐惧。”

她吃惊地说：“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曾派了两个人到冯记进口公司去接近盛弟，结果均告失败。他们对他的判断是：‘这是个被吓掉了魂的家伙。’我可以这么说，这更证实了我们所怀疑的事情：冯记公司情况有变化。”

“你认为盛弟肯定会对我谈喽？”她说。

主教点点头。“他认识你。他信任你。你是唯一能同他接触的人。”

“是的。”波利法克斯太太说。

主教望着她，神情严肃地说：“当然，这件事可能很危险——另外一种情况也很危险——那就是在你找不到盛弟的情况下，你不得不在冯记进口公司周围摸情况。”

波利法克斯太太考虑了一下，然后站起身，把咖啡壶送进了厨房。“现在刚刚11时25分。”她对主教说。“要是你把这些杯子冲洗一下……”

“你同意去了！”主教高兴地叫道。

她笑了。“是的，我同意去。对不起，失陪了……”

她匆匆忙忙跑上楼去，从衣橱里抓出衣箱，把运动裤、裙子、外衣、牙刷、旅游鞋和睡衣一古脑儿地塞进箱子里。她把护照放进钱夹子，迅速换上一身紫色套装，并挑选了一件粉色外衣，把一顶红色与粉色像是玫瑰园般的帽子戴在头上。然后，她在桌旁坐下来，匆匆给霍勒斯留了一个条子。“没有办法同你取得联系。”她写道，这时心里却想着在他留宿的遥远的住处有个电话机该多好。“事情来得非常突然。主教在这里——我真希望你也在这儿——我15分钟后要动身去香港，我将……”

“主教——”她叫道。“我到了那里住在什么地方？要逗留多久？”

“限定一个星期吧。”主教也朝她喊着。“我们在香港希尔顿饭店为你订好了房间。”

“……在香港希尔顿饭店，一星期后回来。别忘了我是多么爱你，你的爱爱爱，埃米莉。”

她自己读了一遍条子，又加了一句“补充：别让卢帕拉克先生把凸窗安在中央！”然后，她想了一下当赛勒斯发现她走了而且看到这张条子时会做何种反应。她曾许诺过，今后，只要赛勒斯不同她一起去，她就再也不给中央情报局的卡斯泰尔斯做事了。而赛勒斯却坚持：他不要由于他而失去任何工作机会。

“我可不想把你囚禁在笼子里，亲爱的。”他说，“我等了这么多年才等到象你这样充满新奇思想的人。我可不想让你有任何改变。”

亲爱的赛勒斯，她想道。她在赞比亚同他邂逅相遇是多么幸运，他当时正同他的女儿莉萨在那里旅行，而她则在寻找一名刺客。他是一名法官，现已退休了。在他们的旅行结束之前，他救了她的命，后来她又救了他，如此一来，就为他们温暖的友谊奠定了基础。有一点是例外的，那就是从一开始赛勒斯就明白地表示，他心里想的是远远超过友谊的东西。

当她想到主教的话“这件事可能很危险——另外一种情况也很危险”时，她点了点头，中断了沉思。是的，危险总是有的。同盛弟谈话相对来说似乎是比较小的任务，在她一年前的中国大陆之行也是如此。然而一切都顺利地结束了。

经过那次历险，她意识到赛勒斯·里德与她的前途是休戚相关的。

在做了多年的寡妇之后，她嫁给了赛勒斯，如今已有10个月了。她笑着向四周环顾了一下，好象赛勒斯此刻依然在这个房间里。她希望他会理解工作需要她。

“工作需要我。”她大声说着，一边果断地叠好便条，然后站在镜子前整理一下帽子的斜度，镜子里映出的是一张充满期待的精神焕发的脸。

在差十分钟不到一小时的时候，她提着箱子走下楼来。看到她下来，主教吹了一声口哨。

“你是不是每天晚上都给玫瑰花浇水？多好的帽子。”他惊叹道，“好漂亮的帽子！”

“谢谢。”她一本正经地说，然后就来到地下室，向感到吃惊的卢帕拉克说明她要外出一趟，那天下午或者一连几个下午都不会回来。请他告诉里德先生说给他留的一张便条还放在老地方，还关照卢帕拉克把凸窗安好，要安在稍稍偏离中央的地方。她把脸转向主教。“我相信他一定以为我离开赛勒斯了。”她叹了口气说，“关于这件事，我想邻居们一定不相信我们是夫妇，不知道我这个里德-波利法克斯是怎么回事。”

主教笑嘻嘻地说：“我可以告诉他们我参加过你的婚礼。”

波利法克斯太太调皮地对他笑了笑。“不。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都需要有点儿神秘的色彩，不是吗？卢帕拉克先生高兴怎么想就怎么想吧。”说完，她把留给赛勒斯的条子塞进了冰箱，然后同主教一起向汽车走去。

星期一

波利法克斯太太在旧金山登上飞机，开始了第二站旅行。她不禁为人们抱着极为明确的目的从甲点匆匆赶往乙点的情况感到惊讶。在她吃力地向自己的座位走去的时候，心中暗暗纳闷，不知还有没有别的世界也象这个样子，置身于正常生活之外，这样急迫同时又被包得如此严实。她想，也许只有在医院里，人们才共同怀有一种极为相同的目的……

“啊，对不起。”她说。她踩到了前面一个人的脚后跟。他回过头来瞪了她一眼。她不甘示弱地说：“你停得太突然了。”

这个人的目光简直就象是对她进攻。他的身材修长，衣冠楚楚，瘦瘦的脸上麻点斑斑，还有一双冷漠的眼睛，她断定有这副长相的人，一定不是个性格快乐的青年。她继续往前走到48-B这个座位，看到48-A已有人坐了，于是放了心，迄今为止，此人是她遇到的样子比较快活的一位先生。

很快，她与同座的人便互通了名姓——他名叫艾伯特·希钦斯——晚饭后不久他们便长时间地谈起了一些特异现象，原来希钦斯先生就是一位具有特异功能的人。

“这是我遵守的法^①。”他仅仅这样说道。

① dharma, 法，即达摩。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名词。其含义甚多：根据印度教义，法既是支配个人行为的宗教伦理规范，也是处在不同等级、不同地位、不同人生阶段的人应追求的人生的目的之一。佛教认为，法是佛陀所揭示的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人的普遍原理和真谛；法、佛陀和僧伽一起构成佛教信仰的要素三宝。在耆那教哲学中，法除了作道德解以外，还指永恒的质。

他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她身高5.5英尺，他并不比她高多少。他相貌平平，对于一个40多岁的人来说，他的穿着打扮极为随便——褪了色的牛仔褲、针织衫和一双胶底鞋——但他目光锐利，带有一种奇怪的银色，几乎是半透明的。

波利法克斯太太精通空手道，也擅长瑜伽功，听了“法”这个字，她仅仅点点头。“尽管，”她承认道，“我分不清羯磨（因果报应、因缘）与达摩的区别在哪里。”

“啊，是的。”他说。“达摩（即法），你知道，是个人存在——你也许会说是一个人的工作的本质，而羯磨当然是从过去的生命中产生的力量，它决定着我们的命运。”

这种略微带点儿卖弄学问的口吻是由于他讲授过许多课程；他是个职业的特异功能者，曾就这个题目写过几本著作，同时还协助警察寻找失踪的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在飞行途中滔滔不绝地讲了3个小时。他说：“这就是我去香港的原因。我从前的一個学生是个性格开朗的中国青年，他几天前从香港打来电话，要求我帮他寻找一位失踪的亲戚。”

“你认为能找到他吗？”波利法克斯太太饶有兴趣地问道。

他带着坚定的口吻说：“会有一些蛛丝马迹的。”

波利法克斯太太望着他那一对非同寻常的眼睛，感到他的话可能是对的。“那你怎样寻找他呢？”

“这是个感觉问题。”他解释说，“我可以拿着一件属于这位失踪者的东西，然后我就会知道他是死是活。有的时候

我陷入精神恍惚状态，这时就会得到有关的感觉，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

“感觉。”她喃喃自语地说。忽然她看到过道上有人走过来，于是说道：“请说说你对刚从厕所出来的那个人的感觉吧。”那人就是刚才被她踩了脚后跟的人。

希钦斯先生很乐意地顺着她的目光望去，眯起了双眼。“那个人身上，”他厌恶地说，“有一种凶兆。”他摇摇头，“那个人置身于大量的暴力活动之中。”

“他是害人者还是被害者？”波利法克斯太太好奇地问道。

“如果一个人是个刽子手，”希钦斯以更加厌恶的口吻说，“那还分什么害人与被害呢？”

波利法克斯太太想了想，说：“对，你说的有道理。”

此后，他们便开始热烈地谈起了经历、先见之明和宿命论，她从谈话中得知，他也将在香港希尔顿饭店下榻。

“也许到饭店之后我们可以共进早餐。”他建议道。

“你那年轻的朋友不会来接你吗？”她问道。

“我让他别来接。”他说。“我想收集感觉。”

“又是那句话。”波利法克斯太太笑着说。

“先休息几小时，冥想一下，使我的头脑清醒起来。我的朋友将于中午给我打电话。我们共进午餐，然后就开始工作。我发现你的精神头儿很足，一点儿也没分散注意力。”他对她说，“当然，除非你有别的打算？”

波利法克斯太太用肯定的口气对他说，她很高兴同他共进早餐，在此之后，他们便打起了瞌睡，在睡梦中度过了漫长的黎明和越过了几个时区，几小时之后，由于时差反应，

他们在启德机场晕晕乎乎地走下了飞机。

在护照检查处，那个有着暴力凶兆的人站在波利法克斯太太前面，她看到他向海关官员出示的是加拿大护照；从行李传送带上，他取走了一个看上去很贵重的猪皮包。此后，她便没再去注意他，在海关处等了好长好长时间之后，她同希钦斯先生在空气清新的早晨走出了机场。

“阳光。”波利法克斯太太高兴地深吸了一口气。这不是热带中午时分的金色阳光，而是薄薄的银色的光芒，照在金碧辉煌的建筑物上，犹如把莱茵水晶石洒在了蓝色的港湾上。“香港就在那儿。”她对希钦斯说道，一边用手指着一英里水域对面的维多利亚峰陡峭山坡周围的一排排豪华大楼。

“我们不是已经到香港了吗？”他感到奇怪地问道。

“又是，又不是。”她说。“香港本身是一个岛屿，它拥挤不堪，而且又是山地，我想它是无论如何安插不进一个机场的。我们现在是在九龙半岛港湾的对面，它属于香港至少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不久，一辆出租车载着他们飞快地驶出九龙，穿过一条隧道，出了隧道，他们登上了海湾的香港一边。“这里，”波利法克斯太太提醒希钦斯先生说：“在大陆中国于1997年收回九龙和新界时，英国将统统离开这里。”

“收回！”他重复了一遍，“我不知道——”

“这个嘛，他们不过是把这里租借给大不列颠而已。”她解释说。“我认为香港问题是在19世纪初开始的——这同当时的鸦片贸易有关——后来，作为一个小岛，它的面积不足30平方英里，但却极为繁荣昌盛，渐渐地与九龙融为一体。后来，英方就新界地区的租界权问题同大陆中国进行了谈

判。”

她发现同他在一起很融洽，感到他弥补了由于赛勒斯不在身边而产生的空虚之感。的确，她想，她在不知不觉之中给宠坏了。

“我们简直象来到了曼哈顿一般。”希钦斯一边发表自己的意见一边用目光扫视着那些现代化的银行、办公楼和饭店。“只不过街上人们的面孔不同罢了。”

她点点头。“是的，他们的面孔不同。香港百分之九十八的人口是中国人，但公文包却是同样的，是不是？”

“你当然是个消息灵通人士。”他对她说。

她只字未提在开往机场的漫长的路上主教曾向她介绍了有关情况。“实际上我已经把我所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你了。我去年来过这里，只呆了一个晚上。”

“我以前从来没有出过美国。”

希钦斯的表白既打动了她又令她感到意外：她记起了自己第一次出国时的情景，最初她感到既眼花缭乱又奇怪地产生过一种不安全感，这次同他共进早餐，她突然感到一阵高兴。

出租车将他们载入希尔顿饭店入口处，他们来到了巨大的门厅。希钦斯先生登了记，给他的房号是601，波利法克斯太太也登好记，她的房号是614。

“咱们实际上就是邻居。”波利法克斯太太说。“咱们何不30分钟后在一起吃早饭呢？我想，记得我第一次到这儿来的时候，是在金莲花室，有个快餐部，有许多好吃的木瓜和西瓜。”

“我简直迫不及待了。”希钦斯说道。